

# 醒 命 曲

一位教授的家史和经历

盛建 毛珍著



---

# 醒 命 曲

一位教授的家史和经历

盛建 毛珍 著

世界华人出版社

---

醒命曲：一位教授的家史和经历 / 盛建 毛珍 著

香港：世界华人出版社，1999，10

ISBN 962-8707-13-2

I. 醒… II. ①盛… ②毛… III. —…

责任编辑：刘晖

督印人员：祁德强

## 醒命曲——一位教授的家史和经历

盛建 毛珍 著

世界华人出版社出版

地址：香港英皇道 14 号侨兴大厦 16/F, F 座

电话：(00852)29156312 传真：(852)29156313

河北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7.25 印张 180 千字

印数：3000 册 定价：14.00 元

---

献给

伟大的母亲们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  
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  
福，全靠我们自己。

——欧仁·鲍狄埃《国际歌》

---

##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讲述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邹玉洁(教授的母亲),自从出嫁以后,遭受丈夫及婆家抛弃、迫害、流浪等种种苦难折磨,但她却不向命运低头,坚强不屈地带领儿女们活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她和她的儿女们才获得解放和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书中也重点叙述了教授及其姐弟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勤奋学习,忘我工作,报孝祖国的杰出事迹。该书叙述生动形象,教育意义大,是破除迷信、树立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极好作品。

## 序

在以黑土壤肥沃著称的东北大平原的中部，有一个五百来户人家的小集镇，名叫杨大城子。它是散布在方圆几十里内的大小村庄的中心集镇，原来属于怀德县内，现在划归为公主岭市。这镇子中央一条长街横穿，东西走向，把整个镇子分成南北两部分。顺着这条中心街一直往西走，便是利发胜、长岭等地了。沿着这条街往东走，便是双龙、怀德、长春。若顺着公路从双龙往南走，就是秦家屯、公主岭了。从杨大城子坐汽车到长春和到公主岭几乎是一样的距离。这条中心长街两边一式低矮的土房，分别亮着不同的店号招牌：饭馆、肉铺、杂货铺、裁缝铺、车马大店等等。每逢集市，街上人来人往，做买卖的，看热闹逛集的，显得特别兴隆，叫卖声不绝于耳。出了杨大城子往西走，不到十里地，就是东辽河上游了。

说起杨大城子，这也是历史上有点名气的地方。据说新疆军阀盛世财和被他杀害的革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故乡就在这里。杜重远先生留下一本遗著，名叫《狱中杂感》，体现了他一生爱国爱民，追求民主进步的思想。他的妹妹杜熙明毕业于

四平市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曾在公主岭的师范学校出任过校长，是一位聪明能干贤达的女士。杜熙明的丈夫邹跃辰曾在公主岭任教育总监，也是杨大城子人。

沿着与中央横街东头交叉的小巷进去，走过约百步远，就可以看见一个用土坯垒成，一人高左右的小院。这里住着邹跃辰父母一家人。父亲邹福民，是镇上手艺出名的裁缝。中华民国十七年，他五十四岁，细高的个子，稍有点驼背，一双眼睛昏花红肿。这是由于他经常夜里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裁剪缝纫衣物造成的损伤。一辈子经他手下做出的衣物活不计其数。庄户人很看重和了解他。首先他活计仔细，衣物不仅裁剪尺寸得当合体，而且缝纫精致结实。其次是他为人处事忠厚善良。贫困农民找他做活，一般没有现钱给，总是赊账。到日期能给点钱或物的就给点，实在没有的，他也就不计较了。给有钱人做活，也有赊账的。到日期不给钱的，他便差遣孩子去摧取。孩子到人家见了妇人说：

“太太，我爹让我来取吊皮袄的钱。”

碰着懂事的人家，钱便取回来了。碰上不懂事的，那妇人便说：

“今日没钱，改日再说吧！”



碰上这样的人家，孩子就要多跑几趟才行。

邹福民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邹兴辰，当时三十岁，在镇上读完小学，二十岁成了亲，扔下媳妇就走了，一直在外参军没有回来。据说他后来成为新疆军阀盛世财手下的一名师长。新疆解放前，他一看形势不好就带着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妇人乘飞机偷跑。但是到达甘肃时，他们不幸遭到土匪抢劫一空。他成了穷光旦一个，领着太太和两个女儿辛辛苦苦回到杨大城子老家。他的前妻在他离家走后，生了一个儿子，叫邹绍义，那时已经出息了，高高的个，大背头，一表人才。他学得一身好裁缝手艺，成了家，与他母亲一起过日子。已是穷光旦的父亲邹兴辰回来后，做儿子的邹绍义根本不理睬这个父亲。他恨父亲把他们母子扔下不管了。解放后没几年，六十多岁的邹兴辰就病逝了。他带回来的妇人和两个女儿都过了一段缺吃少穿的困难生活。他落叶归根、思念家乡、返回故里的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

二儿子邹跃辰，二十六岁，师范毕业后便一直在公主岭教学。三儿子邹英辰，二十三岁，四儿子邹伟辰，十六岁。这两个儿子都一直在杨大城子，随老父亲从事裁缝事业。五儿子邹义辰，十四岁，后来中学毕业，也上了师范，毕业后，便在公主岭、

长春等地教学，没回杨大城子。女儿邹玉洁，十八岁，中等身材，匀称美丽，园胖的脸盘，动人的眼睛，脸上常挂着笑容。也许是邹福辰只有一个女儿的缘故，父母爱她如珍宝。之所以给她起名叫“玉洁”，是父母希望她象珍贵的美玉一样洁白无瑕。邹玉洁一生的坎坷经历，完全应验了这名字的本意。她确实是忍屈含悲、洁白无瑕地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漫长道路。

邹玉洁生育过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是老大，名叫盛松龄，乳名叫娥君。大儿子叫盛健昌，乳名叫长锁。小儿子叫盛连昌，乳名叫连锁。盛健昌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本书就是以他的母亲邹玉洁一生的悲苦坎坷生活为主线，描写了她的伟大母爱精神和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书中也重点叙述了教授本人的成长经历及他的姐弟们在新中国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杰出业绩。他们是真心实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并且成才的新一代人。

---

## 目 录

序		
一	说媒.....	1
二	相亲.....	4
三	结婚.....	8
四	婆婆.....	11
五	丈夫.....	19
六	变心.....	24
七	悲伤.....	29
八	虐待.....	34
九	抗争.....	46
十	解放.....	56
十一	绿园.....	62
十二	西四道街.....	65
十三	松龄.....	70
十四	窑洞.....	79

---

十五	女工 .....	88
十六	红旗街 .....	95
十七	大学 .....	112
十八	军人 .....	133
十九	解州 .....	162
二十	离婚 .....	186
二十一	教师 .....	196
二十二	随军家属 .....	205
	后记	

## 一 说媒

1928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形势突变的年代。从南部大门广州开始的震惊中外、历时三年的北伐战争，由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背叛联盟，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中国革命正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但在遥远的中国东北部的这个村镇上，却风平浪静，没事一样。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从十八岁开始，给邹玉洁说媒的人就多起来了。十八岁的玉洁象一朵绽开的鲜花一样美丽贤慧。

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一般都是小脚。小脚女人是封建制度歧视妇女的一个写照。玉洁六岁时，母亲就用白布紧紧裹住了她的一双小脚。头几天还可以，时间一长，女儿脚疼的难受。女儿一哭闹，父母没了主意。玉洁妈说：“算了吧，长长再说吧。”裹脚布取掉了，天真活泼的小玉洁解放了。从此以后，玉洁说什么也不让她妈再给她裹脚了。小玉洁的两只脚自由自在地长，与身材正好相当。这在那个时候的人看来，当然就是“大脚女人”了。邹福辰对玉洁妈说：“大脚就大脚，走路、干活都得劲。”邹玉洁的一双“大脚”，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父母对她的疼爱至深。这双脚为她日后克服重重困难，自强不息，顽强的拖儿带女活下去创造了有利条件。

给玉洁说媒的人多了，做父母的就更加看重女儿的婚事，挑来选去总不合适。邹福辰对妻子说：“我们就这一个女儿，可要选个好人家。晚一二年出嫁没关系。”夫妻和睦，夫唱妇随。玉洁的亲事一挑再挑，一晃两年过去了。玉洁二十岁了。两年里，父母忙着挑来选去，玉洁却没有见过一个。封建时代儿女的婚事由爹妈做主。即使象邹玉洁这样父母深深疼爱的女孩，也没有婚姻自主权。玉洁有时心想：“爹妈这样疼我，他们看中的女婿也一定错不了。”多么天真

幼稚的少女呀！

邹玉洁在二哥二嫂的多次催请下来到公主岭。这里完全是与村镇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哥嫂都受过高等师范教育，他们是自由恋爱的幸福结合。他们教玉洁学习文化、认字读书，给她讲道理，开阔了她的眼界，引起了她的新幻想：“我要能找一个象二哥一样有文化的丈夫多好。”在公主岭这样的城市里，最使她开眼界的是女人可以与男人一样做事。有文化的年轻女人的脚多数是“大脚”，连二嫂都是“大脚”，可以到学校当先生教学生。只可惜半年时间太短了，父亲捎信来让她回去成亲。她只得恋恋不舍地告别哥嫂离开公主岭，返回杨大城子。

双龙村西距杨大城子约四十里。在双龙村的西南方向约 10 里地就是七马架村。相传这个村的盛氏祖先在这里安家落户时，只有七匹马的畜力，所以就称这个地方叫“七马架。”因为那个时候犁地全靠马拉，铁轱轮大车也靠马拉，马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马匹多，就能开垦更多的耕地。七匹马在那个时候也就不少了。盛家在这里已有四代人历史了。盛多福属于第三代人，排行第二，人称盛二爷，四十五岁年纪，中等精瘦的身子，又黑又黄的长脸，充有血丝的眼睛里透着狡猾和精明。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老于世故、善于心计的人。他的妻子叫郝玉香，比丈夫小一岁，矮胖身材，园园的脸盘，白净净的面皮，弯弯的眉毛，小小的嘴，眉眼中透着几分威严。这对夫妻共生育了九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儿，后面七个是小子，最后一个又是女孩，才四岁。大儿子叫盛世达，这年刚好十八岁，中等身材瓜子脸，面皮白净，一副俊模样。

一天，郝玉香对丈夫说：“该给老大找个媳妇了，好帮我做些活。你也不想想，这么多孩子的衣服都让我一个人做，哪能做过来？”丈夫心里明白：以前，活都是当婆婆的老娘给做，现在娘病倒在炕上了，自然就该老婆自己做了。可她是个清闲惯了的人，哪肯受这个累呀？他心里这样想着，嘴里却不敢这样说，生怕惹恼了媳

妇。所以他就应付着说：

“你别着急嘛，我已托媒人想法在杨大城子给找一个，要手脚勤快、能干活的姑娘。”盛多福重新装上一袋烟，慢慢地抽着继续说：“听镇上孙二老婆说邹裁缝有个闺女，人俊手巧，也跟她父亲学会了使机器扎衣服。”

“哎呀，要真能把邹裁缝女儿娶过来，那可算我有福气了，咱们这么多孩子的衣物就不用愁了！”郝玉香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眉飞色舞地说。她知道那个媒人孙二老婆是会尽力帮忙的，一来跟她娘家人还沾点亲，二来那是个有利就肯干的主儿，能说会道，只要多给那女人些好处，事情准有门儿。

“你先别高兴的太早，还不知人家愿意不愿意哪？我就担心咱家孩子多，人家不愿意。”

“咳，你这老头子死心眼，你不会让媒人少说几个孩子。”郝玉香说着，白了丈夫一眼。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让媒人说我们只有一个儿子，二个女儿。起初媒人不干，说可不能欺骗人家，谁不知邹裁缝是镇上有名的手艺人，心眼又好？后来，我一再保证，事成之后，一定重谢，她才同意给说说看。”

这两口子尽情地做着美梦，打着如意算盘。我们不必细说。天下事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心地实惠的老裁缝邹福民，偏偏相信了孙二老婆的话，竟对这门亲事热心起来。他因活计忙，脱不开身，便让妻子去七马架相亲。玉洁妈也许是天下最善良的女人了。她听丈夫的话，夫妻间从来也不口角。她也对孙二老婆的话真信不疑。邹玉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父亲叫回来的。玉洁心情也很矛盾。如今自己已经二十岁了，也该找婆家了，不能再拖了。那个时候的人都结婚早。另一方面她心中不安，她不愿意嫁到七马架那样一个小村去，她不愿意离开从小生活惯了的杨大城子。七马架到底什么样？那个盛世达能对我好吗？母亲去相亲，真要成了怎么办？但是邹玉洁的天性也象她母亲一样，心地纯洁象天池中的水一样，对

父母的话从来是信而不疑的。既然父母都赞成这门亲事，她也就无话可说了。相亲的日子定在七月初一。有诗曰：

掌上明珠七彩梦，  
前程难断雾蒙蒙。  
坎坎坷坷红尘路，  
寒风冷雨泪伴行。

## 二 相亲

天晴日朗，花开柳长，正是炎热的夏七月。为了避开烈日当头的中午，玉洁妈决定一早动身。前一天傍黑的时候，盛多福派去的一辆铁轱辘二匹马拉的大车就到了镇上。

玉洁妈今天心情格外好。她外边穿了一件浅兰色四布长衫，腿上是一件黑四布长裤，油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脑后挽着一个发髻，一双三寸多长的小脚上穿着自己做的斜纹布面的园口鞋，绛紫色线袜。她比老裁缝小二岁，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然而看上去人很精神，面色红润，矮胖身材，容颜与女儿玉洁相像，但比女儿胖些。女儿的个头比母亲高些，也更好看些。

马车上铺了双花面被子，玉洁妈坐在车中间，孙二老婆坐在车后，身子紧靠着玉洁妈。她三十五、六岁年纪，高高的个，脸稍长，高颧骨，薄嘴唇。上身穿一件深紫花布袄，下身是一件深兰色布裤。七马架，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二年前，她来过一次。那是盛多福的大女儿盛金秀出嫁，她来贺喜的时候。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留给她的印象不错。首先是村落整齐，前后两排房，地广人少，年年有收成。即使最贫困户，也能过得去，没有讨吃要饭的。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有亲戚关系的盛家人待她不薄。盛家人也经常去镇上托她办事。说起这个孙二老婆，镇上的人没有不认识的。一是夫妻俩人开个卖肉店，接触人多。虽然生意忙时，找一、二个帮手，



但主要还是靠他们夫妻二人操持。二是这婆娘嘴尖口快，爱管闲事，特别是保媒拉线的事，只要给她点好处，没有不乐意的。谁给好处，她帮谁的忙。她办事有股子热心劲，不怕嘴皮磨破，不怕腿走细，硬能够把好事说坏，把坏事说好，有颠倒黑白、无事生非的本事。就因为这，有些见不得人的事，伤天害理的事，瞒天过海的事，就都愿意找她去办。但也总有没吃过她的亏，或不了解她的人。只知闷头干活的邹福民就是一个。在老实巴交的手艺人夫妻面前，孙二老婆施展故技，甜言蜜语说尽。你喜欢听啥，她说啥，只要让你高兴就行。这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婆娘，终于把老实人说得动了心肠。如今她作为有功的大媒人重进七马架，将作为盛家人的贵宾，受到隆重欢迎，她的心里真比喝蜜还要甜。

贴近中午，铁轱辘大车进了盛家大院。一条大黑狗先叫了起来。

盛多福夫妻，大儿子盛世达，特意从婆家叫回来的大女儿盛金秀等一行人，赶忙迎了上来。郝玉香满脸堆笑，走上前把玉洁妈搀扶下车。孙二老婆先给双方做了一番介绍。郝玉香说：

“老嫂子，受累了是吧？让您跑这么远的路，天又热，真有点过意不去，快进屋里休息。”

玉洁妈忙说：“不累，不累。”

孙二老婆说：“土路不好走，坐在车上颠得慌，邹太太岁数大，一定够累的。”

大家边说边向上屋正房走来。玉洁妈用眼睛扫了一眼院子，有五间正房，五间西房，三间东房，院子挺大，马圈、鸡鸭圈，一片富裕景象。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进了屋，郝玉香把玉洁妈让到炕里坐，金秀忙着装烟倒茶。玉香把盛世达叫过来说：

“还不快给丈母娘行见面礼！”

金秀心眼快，赶忙把一个坐垫放在世达面前的地上。世达会意，立即双腿脆下，向着玉洁妈的方向磕了一个头。玉香催促说：